油库外的枪炮声

胡永顺

位于浦东江心沙路的上海石油高桥油库，和整个大上海一起，迎来上海解放70周年纪念日。油罐矗立，江水奔涌，默默倾诉着当年的故事：炮声隆隆、枪林弹雨中，油库是如何毫发未伤地走向新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敌我双方聚结重兵争夺浦东高桥镇。解放军拿下此镇，可扼住国民党兵逃跑的咽喉；敌方占据，可以此为据点向市区反扑。故这里为兵家必争之地，战事十分激烈。油库离此不足2公里，散落于黄浦江东岸，墙外的沿江马路（现江心沙路1号至3号）超过2公里长。油库属于当时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下的中国石油公司上海营业所，分为东厂（第一储油所）、西厂（第二储油所）。东西两厂之间，还有英国亚细亚和美国德士古的油罐区。整个油库区被称为远东最大的油库，正面临着严峻的战火考验。

油库的护厂工作始于1948年。当时，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江山摇摇欲坠。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进步人士，在南京秘密集会，准备保厂起义。其中中国石油公司里的地下党也派员参会，领悟精神，安排布置上海营业所护厂工作。回沪后，中共上海地下党就保护油库多次开会布置，首先是在上海营业所及所属油库开展调查，缘于人员结构复杂，员工中有日伪留用人员，有国民党人员，当然还有盼着新中国早日到来的进步人士，所以必须弄清其政治状况，通过甄别筛选，团结进步力量，把大家组织起来，投入护厂工作；其次是利用福利会、励进会等合法群众组织开展活动，鼓励业务骨干、技术人员留下来，阻止油料、设备、档案等运到台湾。

1949年2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迁到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党再次通过内线做工作，针对企业达成了三条共识，即技术人员、业务骨干坚决不走，工厂坚决不迁，设备器材坚决不外运。接着，地下党又对上海营业所的中层管理人员发出敬告信，要求：坚守岗位，等候接管，迎接胜利。英国亚细亚及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里的地下党也行动起来，秘密印发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和新华社的稿件，安定员工情绪，鼓舞群众斗志，随时准备斗争。随后，地下党整合各家油库力量成立消防队、纠察队、救护队，准备在战役打响后统一调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处置突发事件，应对各类险情。

1949年5月12日，战役打响，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逃走台湾，代总经理是进步人士，他表示，要护厂到底！

1949年5月20日，建国西路一座花园别墅里亮着橘红色的灯光，中共上海地下党在此召开扩大会，中心议题是迎接上海解放，大家表示，护厂到底，配合接管上海。会上还特别要求上海营业所的中共地下党必须要保护油库安全，纠察队、消防队、救护队各司其职，在油库坚守。紧接着，中国石油公司致函淞沪警备司令部，说明油库的危险程度，如战事殃及油库，一旦油品流入黄浦江起火，后果不堪设想。涨潮时火势蔓延可烧掉市区，退潮时可烧光吴淞镇。要求国民党部队不得进入油库，且不在油库附近作战。敌司令部也怕引起不测，答应了中国石油公司的要求，在油库大门口贴出布告，不准士兵进入。

5月25日，高桥镇战斗激烈，第二储油所墙外不足百米处枪声大作，子弹横飞。国民党兵节节败退，败兵渐渐聚集于油库墙外的沿江马路。

5月26日，沿江马路上已是黑压压的一片，除了败兵，还有战车、卡车等40余辆。沿江马路外便是油码头，此时停泊着几艘轮船，残兵败将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船，其中多有落水者，或游到江边大骂，或被江水冲走。再后来，轮船先后鸣笛起航，消失在茫茫的江色中。马路上、码头上剩下数万士兵犹如无头苍蝇，垂头丧气坐等命运安排。地下党领导的消防队、纠察队、救护队在油库内巡逻，密切监视残兵动态。晚上10点，解放军进入沿江马路，与地下党接洽，收缴枪械，清点人数，将俘虏兵安排在油库制桶厂门前进行训话、整编。

5月27日清晨，油库围墙上贴出标语：“欢迎解放军”“和平生产建设”“劳工神圣，双手万能”，至此，油库的原油、成品油、仓储设施、器材等无一损耗，完整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李川 整理）

荷塘印象 （帛画） 穆益林

“君子与小人”

冯寿侃

我与常熟名贤王子杨有善交。王子杨是清初画家王石谷的后人，善书画，富收藏，彼贤婿即是歌唱家温可铮。翁婿甚笃，岳丈称贤婿为“老温”。

一次，在王子杨府上遇见温可铮。温是北京人，举止温文尔雅，言谈风趣幽默，作介绍时，说自己既是君子，又是小人。我初听不解。温补充道他白天是君子，晚上是小人。我更疑惑了，见我一脸懵懂，温可铮笑道：民间谚语中有“君子动口，小人动手”之言，自己的工作就是动口唱歌的，而晚上闲余之时会拿起笔动手作书绘画，“君子”及“小人”正集我于一身耶！说完哈哈大笑。我为他风趣幽默的自嘲式介绍顿觉亲近并生敬意。

温可铮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其音乐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温可铮还擅书画，曾拜师于程十发，多次在国内外举办过书画展。

身在古镇

詹超音

游古镇为看，或为吃。老街全长三里，走完至少有七八千步，这很助消化，能开食欲。临河坐定，一席极普通的农家菜修改了游兴，印象最终落定在吃上。

三十多年前我乘工作之便去古巴比伦遗址参观，翻译没陪同，又未请讲解，摸了摸那块叫作“汉谟拉比法典”的黑石头——只认识这个玩意儿，其他一概说不清楚——想写篇观感的，结果所有视觉滞在笔头，无法复制。

新场的古貌相对完好，有专家说，大隐隐于市……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

古镇看不走，但清宁从此不再。

我在新场居住了四十多年，朋友们认为我应该熟知古镇的前世今生，怎么到现在才写了两篇记叙文章？我坦白，寻史不力，没法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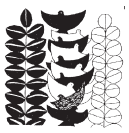
古镇不大，巷密庭深，小隐隐于野。

小镇多仪门，说明大户不少，说明都讲究，将家风家训琢磨成金句，刻于门额，出入谨记。

水乡桥多，新场第一桥，白虎桥，建于元代，早没了，据说尚存两块石板，搁于哪？待找，找着了，设法让它说话。桥有桥联，多为醒世，多走有益。然而游客不知这些，你不说，他们的注意力便被店铺招了去，怎不总结到吃上头？一次古镇游不问历史，不去听有意思的故事，只能算瞎逛。

曾有人提议在新场复制制盐场景，不仅可以弄懂制盐工艺，还可以搞清楚为何以“灶”“团”为地名港名，不知何因没见付诸行动；有人提出文创新场，出了本杂志，就叫《文创新场》，赠送来客，去年出了四期，启了一扇窗，敞了一道门，助人读懂新场。

有关新场的史料很多，但我觉得不应只是个文字搬运工。我不是游客，不是外镇人，我身在古镇，不能只谈观感，或写毫无生活气息的东西。近日我又去拜访了从1958年起至退休一直任新场文化馆馆长的95岁老人龚乙声，我爱听他说史，正史野史。老人满腹史料，写过上千篇文章，闾巷风情，百年传闻，他应该能写新场的“史记”。遗憾的是没人帮他整理。老人一只眼睛已经落幕，另一只往外看说像隔了层纱，他只能将史料暂存在脑子里，等待出库。



我认为正史是传承，野史也是一种传承。古代有稗官，专事采录民俗民情、街谈巷议、逸闻轶事，因为帝王想知道，喜欢听。写史的人哪个不对野史感兴致？司马迁的《史记》，不是官修的，其实就是野史。稗官采录的叫稗史，稗，野生的草，稗史就是野史。野史隐于巷，所以只逛大街是闻见不到的。

我生活在这个古镇，退休了，闲着怪难受的。我倒想学稗官，穿巷走弄，古镇的前世不在闹处，而在静处。读懂古镇，不难，但需耗尽余生。我准备先读懂千秋桥上的桥联：

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

被犬伤后的思考

周钰栋

一天下午，我在浦东新区一小学门口等孩子放学。突然间从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车底下蹿出一条恶狗将我的左小腿咬伤，随即我就被送至浦南医院进行防疫治疗，并接受了公安民警和防疫医生的询问。在询问中我得知，我被犬伤的那个区域从早上七点多起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这八九个小时里，共有十多位居民是被同一条恶狗所伤，而且这条恶狗来自何方，主人是谁，大家都不得而知，维权也就成了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

于是我想到两点：首先，倘若早上七点多那些被犬伤者能及时报警，让民警出警处置，或许就可以终止恶狗的肆虐，避免伤人事件的蔓延和疫情的扩散。其次，被犬伤后除了要忍受肉体痛苦和不菲的经济负担外，还有那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当这些权益受损后如何来维护确实是个大问题。于是我又想，倘若有关管理部门能在给犬办理证照的同时给它安个芯片，并建立一份电子档案，那么当犬伤人后便可依据这份电子档案确认责任主体，启动追责程序。可见为确保被犬伤者的权益不受损，技术支撑不可少。

当下，全社会都在议论如何文明养犬这件事。笔者谨以上述几点思考，以期推动『文明养犬』和『养犬的规范管理』的讨论，成为城市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个亮点。

灯花

婚房啊婚房

楼琼莉

那天，本市一家电视台采访我，手持话筒的记者突然问：“‘小红梅’楼老师，青年男女谈朋友，最容易在什么环节被卡住？”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婚房！”

会员小华的婚房，是复式的，实际面积近120平方米。可他的女友玥玥，却被她妈告诫：以前我们跟你阿爷阿奶挤在一块，老是牙齿碰舌头。你再重蹈覆辙，我不接受！玥玥不认同，发我微信：“我和小华快搁浅了……您快给老太太汰汰脑子吧！”在梅园婚恋接待室，我让两位家长先讲想法，然后一个“回马枪”：“玥玥谈过五六个，跟小华最对眼缘。小伙子本科、工程师不说，长得帅吧？很多姑娘要他！”我接着爆料，前天晚上跟华家三口在一个群里聊到半夜。人家父母表态，等孩子婚事定了，会买套一室户自住，复式那套当婚房。以后有了小宝宝，两亲家可以去大房子轮流照顾。

我停下话头，等反馈，两位家长竟一个不开口。也是天晓得，我的手机响了，一位阿姨声大而恳切，室内都能听到：“只要小伙子勤奋正派，是合适我女儿的款，他家没婚房，就由我家出！”半个月前，我跟这位妈妈探讨，婚房小、婚房大，女儿的婚事最最大！女儿找到了互爱互慕的男生，多大的好事呀！婚房为啥不能商量？现在她明确表态，也无意中给我一个“神助攻”。最新的进展是：小华和玥玥两家共同出资买了套两室一厅，今后给男方父母住。

想到这类故事，我的成就感会油然而生。不过，也有自毁机缘的“乌龙”事件，让人糟心。珍珍1989年出生，长相、收入都一般，约见的多个男生，都无意与其牵手，直到推荐了硕士男小庞，局面才打开。小庞月入3万多，有房有车，他喜欢珍珍，姑娘也抓住了机会。加上我和客服老师一直跟踪回访，谈得顺风顺水。不料有一天，珍珍“突然袭击”，要求小庞必须购买某高档社区的一套公寓做婚房，才同意领取结婚证。“房价，1000多万啊！”庞家大惊。经我反复沟通，女方总算稍作妥协，将要求放宽至结婚生子后，再由男方完成上述“任务”，否则，孩子取名必须用女方的姓。这边，心已渐冷的小庞决定分手，爸妈力挺。那边，珍珍懊悔啦！父母发现搞僵了，急求我转达和解、转圜之意。

今年“五一”小长假，我一直为此反复“斡旋”。然而几经折腾，小庞和父母已铁了心：无法接受珍珍这样的“物质女”。而漫天要价的源头是珍珍爸妈，今后两亲家也肯定不好相处。我跟客服老师商量后，放弃了硬性撮合。毕竟，双方长远的和谐幸福更重要呀！

面对会员的诉求，有时想，这婚房啊，就是头上的一片屋顶、安栖的一叶方舟。但我不希望将它变成男生准入的“拦路虎”，女生接纳的“杀威棒”；不希望用它扭曲了神圣的婚姻，甚至变成对财富的追逐、对身份的衡量。比如，那位女生都33岁了，家里明明有三套房子，可仍要求男方必须有她认为达标的婚房，否则免谈。唉，揪心吧？而另一位生了双胞胎的新妈妈，却以深明事理的襟怀，给我信心。她在发来宝宝照片的同时告诉我：“我们一直跟孩子的爷爷奶奶住。谢谢您当初在婚房问题上对我的真诚引导，让我们今天有了三代人的其乐融融！”

想想也有感慨，在这个不缺乏婚房的时代，我正和同事们，跟一批批单身朋友，也包括他们的家长，演绎着与婚房紧密相关，或庄或谐，或悲或喜的姻缘故事。

旅游

岩寺白塔

程介平

意大利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比萨斜塔，在中国安徽通往黄山的必经之路——岩寺高速入口的公路边也有一座斜塔，叫做文峰塔。很多游人只是在奔往高速入口的车上对窗外惊鸿一瞥，才发现像毛笔那样细长的文峰塔是一座斜塔，横卧于塔下的凤山台，就像一方巨大的砚台，笔与砚组合成一处奇妙的人工景观。它不但是一座具有475年历史的古迹，还是一处见证革命历史的旧址（距文峰塔1公里的金家大院曾是新四军的军部）。

今年初春，与朋友相约开启红色之旅，第一站便选择了岩寺文峰塔。

源出黄山南麓的丰乐河流经休宁到达岩寺，河东的文峰公园内孤零零矗立着一座七层白塔，塔身苍劲挺拔。有趣的是塔顶植物茂盛，远观好像戴上了可爱的帽子，塔身也有多处长有植物，绿叶之中间有小花，煞为好看。沿护栏围起的栅栏来到文峰塔下，塔下被栏杆围了起来，梯口封以铁栅栏，禁止游人进入。然而，我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却登过此塔，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支内支边”的年头，弄堂里老蒋所在的培新汽车厂内迁到岩寺，那年我搭乘一辆卡车去家乡歙县王村，歇脚在老蒋的厂里。第二天在厂子周围转悠，发现了厂区后面这座瘦削入云、直耸天际的荒芜白塔。那时塔顶的杂树比现在茂盛得多，阳光下像古画上衣着华丽的仕女头上斜依的云髻。踏着杂草丛生的陌路来到塔前，它满目疮痍斑斑驳驳仿佛一座烧焦的废墟。方圆几里地没有人影也没有鸡犬。塔内一条又窄又陡的砖阶如天梯，每个台阶有二三级楼梯那么高，我冒冒失失爬了上去。石阶绕塔身盘旋，从窗口的厚度可以看出塔壁足足有三尺多厚，似与世隔绝。只有每一层楼道的窗洞透进一点阳光，才把我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

七夕会

我四脚并用爬到塔顶，突然“忽刺刺”一声巨响，定睛一看，原来是在塔内做窝的老鸦被我这位不速之客吓到了，“扑啦啦”扇动翅膀从各个窗洞窜了出去。塔顶昏暗，隐约可见壁上有石像和放灯的凹洞。地上积累了厚厚一层鸟粪和残枝腐叶，中央一座低矮的石台似是供奉所用，黝黑如炭，满是烟烧火燎的痕迹。

多年以后，才知这座白塔叫做文峰塔，是徽州第一高塔。登文峰塔，可远眺黄山烟云，近瞰古镇全貌。如今文峰塔周围的污染企业被拆迁，丰乐河水清澈见底，文峰塔已被很好地保护起来，没有任何商业经营，因此登塔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处景观古迹，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司令塔、点将台。可以这么说，没有文峰塔下的结集，就没有新四军的发展壮大。

沿着滨河路南行，文峰塔仿佛一直在注视着我们，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用慈爱的眼神关注着这片土地，走了很远，依然走不出文峰塔的目光。